四書溫故錄

四書温故錄目次十　　趙佑學

孟子四

計共一萬一千六百字

桮棬

注。桮棬。桮素也疏桮素樸也棬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今之考證。以說文桮䙴也。器蓋。一日覆頭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則本爲一器素樸之義未知何據。桊。說文。桮䙴也。又云䙴小杯也無器蓋一曰覆頭諸。乃唐顏籀普語。桮。卽今盃杯字明矣注言桮素是以素釋棬蓋讀棬爲圈如爾雅棲落注可以爲杯器去。疏株氏曰。可作圓者。素之言質故疏言樸又以樸釋素乃旣勤樸斲之樸說文注土曰坯木曰樸

者求成器之名樣式之意。疏之繆多矣此尚非無據。凡造圜器。皆先作圈。注始以栝之取用木一。而圜必取諸木。故以栝棬為作杯之圈。謂之為素。正是一器意。惟吾義。丁式以棬為盤。疏又引說文以為盂。則似栝棬為一器、器相傳與同。然其屈木為之。則一也。

孟季子

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強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歟。乃疏忽言季子卽下篇季任為任處

守者詎與獨出情理之外

弟爲尸

古禮之祭世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蕭據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旣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旣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而註疏家又謂天子以諸侯爲尸故稱公尸皆古

說迷離處。

才

疏。性之動爲情。才乃性之用也。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似較程集說爲爽直。又云。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能兼其發是謂才。好是懿德。是謂情。

蒸民

蒸必是烝之誤。加草孫氏作音義。所見本何不誤。故無說。朱子偶憑誤本。不正其非。今且亂及烝嘗字。

至於日至之時

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于月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然。故言皆熟。乃收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未為晚禾地矣。諸家因註闕文不審麥候。遂解日至為渾言麥之日。則上下兩至字。徒成複沓。于譜為此題。亦不免囫圇吞棗也。

子都之姣

子都。鄭公孫閼字。見左傳。蓋鄭莊公所嬖者。姣。注言好皃。正。穆姜言棄位而姣。杜釋姣爲淫之過。

理義芻豢

在物處物之解至精。覘僞疏妄分理出于性命。天之所爲。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直說成義外者遠矣。然竊謂人心之同。嘗言仁對義而獨言理。純乎天理之謂仁。則言理其即言仁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本注文今脫。猶存疏末。引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爲解。

集註因而兼用之。

雖存乎人者

注。雖在人之性。點明性字。繁項山之性來。是。

幾希

注。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梏亡

梏音義載丁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補注好疏。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如梏之械手

也則更明然其非出一手尤易見矣

吾見亦罕矣

注我亦希見于王疏則云雖有能生之者然于吾見之亦少矣明有注文若不寓目

仁人心也

天地如果核人乃核中仁人心之在身亦如核之仁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核仁中又含些子是謂性是謂心之神明

求其放心而已矣

注人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學問非求放心不爲功。正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無名之指

無名即名何云無名。注。非手之用指也。好。

貴賤小大

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添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蓋所見參明昧間。

今有場師二節

二節一取諸物一取諸身皆就人所易明者指點養之不善意在喻小大而貴賤在其中觀後節止以養小失大一語總結本注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甚明集註並無别釋不知僞疏何見忽分梧檟樲棘爲喻貴賤一指肩背爲喻小大肆然杜撰不顧經注全背此予向所抹乘久不復省矣及行山東見生徒多尚村俗講章有所謂劉氏纂補四書大全者盡去朱註自設問答尤多鄙倍不通其中竟有僞疏此條却不言所出乃欺邪說誣民如此亟爲逐處

發揮至百許言而形之然予之摘僞疏正愧未盡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集註以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此方釋之于義爲短斷從今本云然此言則是宋時孟子本有別本朱子猶見舊本也所謂今本不知何等本既有舊本又明有注即使義短要是東漢及今還當兩存待考此方乃較量意亦未見不可存竟自違棄疑事毋質之謂何此亦止可朱子爲之者今注疏本並不作比亦無此方注語孫氏音義旣缺作考證者又置

不說一時未有別本可推校未知陸錫九十一條中曾及此否使人悶悶則猶願有朱子不存之存耳

趙孟

疏以趙孟爲趙盾蓋不察趙氏世稱趙孟猶知氏世稱知伯而偏執言之其已非矣乃又以盾賢不及趙襄良不及宣子豈有并不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之即趙盾者可怪太甚考證謂其附會亦不切之評也至扺解能賤之爲能貴人又能賤人無可易也疏則于不及宣子下云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

賊耶、背謬轉不足責。

彀

注、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案彀矢著弦處、于矢末爲凹口以倣弦謂之彀、今謂之扣、有上扣脫扣之名、其用在矢而不在弩、此射之小節、然脫扣則雖欲張弩向的、而矢不可發、扣鬆則發矢無力、扣不正中、則到而不中矣、故曰必至于彀、而注以爲用思要時、然第以張釋彀、廣韻玉篇諸書亦第云張也、蓋語焉未詳、

荑稗

荑稗二物、荑者、茅之始生、鄭孔釋詩皆如此 不可食、而有可用、故詩美歸荑、書貢包茅、謂其可以供祭、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是異于穀者、稗有白黑二種、粒細、可爲粉食、農家往往于田畔下濕處種之、無水旱、易成實、以備荒、是近于穀者、又有莠、類黍、俗謂之狗尾草、亦無水旱、以食畜、能令牛肥、然則五穀不熟、所不如者亦多矣、可勿思哉、

曹交

汪、曹交曹君之弟。有疑曹亡于宋孟子時不應尚有曹君、解之者曰、復也春秋時國有滅而復者、陳蔡而外、如定公年之書鄭滅許、而哀元年復見許男、可知其爲復也、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耳、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故朱子不改、是已、惟是曹交之言粗鄙、亦當時人所見僅得如此、顧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以詳、卽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

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詞、自僞疏好逞臆于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集證因而不改、然謂不屑教誨、則旣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高子

前已有高子以告證、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言之文、疑卽釋文所述、漢藝文志、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

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聞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而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足明孟子所述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為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訝與

毛與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并違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証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詞甚輕則亦與毋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到今而三家多放失也可笑作僞疏者直以伯奇即宜臼張冠李戴稍知古者必不爲此固不足論

孟廟孟成括今尚從祀不知元與棐亦爲其傳否然盆成括嘗欲學于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則不得爲孟子弟子注文可見而宋與高子並封伯爵也

一匹雛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依字讀雛。言其小。一匹。言其少。一匹雛。亦口頭直語耳。不必疑一與匹之語意相複也。然今之讀者。皆以匹爲鶩字音木。案音義。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與匹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玩此則匹亦作疋。丁但以訓小爲疑。其讀自與張同。今案云云。孫氏所以明疋得訓小之意。亦但匹與疋之有一誤。初不言匹之有

異義異音當改讀也集註始云匹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則有異義矣以考集韻鴄僻吉切音匹玉篇鶩也鴨也一作匹曲禮庶人之贄匹注匹鶩也是匹得從鳥訓鶩而音仍如字未嘗有異讀也愚惟周禮有庶人執鶩之文故鄭注庶人之摯匹謂說者以匹為鶩而來正言匹與鶩所以得通假之實蓋為疑詞與他注直言其當作某讀為某者不同孔疏匹鶩也引爾雅說亦不言鶩之得為鴄釋文則云匹依注作鶩皆不以匹即鴄字其玉篇集韻

之說鄭陸孔三大儒無緣都不識之正恐玉篇集韻鴟字第後人因禮注之文遂于匹旁加鳥以應之亦如鶩斯之于斯旁加鳥陸孔所並譏爲俗字俗名者也是尙不可据以實禮記何況孟子今卽謂禮記之匹可援周禮作鶩字讀之而孟子之匹則非必不可通何爲必依鶩字釋而識之哉予故謂其第當依本字讀雖已是小稱卽不必如舊之疋訓小亦不必附會玉篇集韻之說而并改其讀古之稱人數者或言頭或言个史記或言手指其于物畜馬牛以蹄角羊

蒐以足、或言雙魚、以石、布皮革亦以石、裘亦以石、則以雛而言匹、未見其有異、以匹爲鶩、轉異矣、試繹諸月令、天子乃以雛嘗黍、內則、雛尾不盈握不食、爾雅、生噣雛、皆專言之、未有別言何等雛者、則安見此雛之必爲鶩雛也、

燔肉

案春秋定公唯十五年一書夏五月辛亥郊、而公旋薨矣、史記載孔子事、唯夾谷之會、與經同在定十年、其墮費郈圍成、在十三年十四年、去魯于經皆差後

一年、孔子乃以定十三年去魯也、而左傳無文、史記有魯郊不致膰于大夫之事、經未嘗書郊、豈經之闕、抑史之誤歟、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不舉、故經有書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明史文誤、趙注止言宗廟、

五霸

定依丁氏爲正、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本出國語、周止二伯、故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釋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

桓晉文此以周末言之是也蓋霸本伯字乃侯伯方伯之名長也其或言伯或言霸乃音之轉于是有霸者把也之釋以把持諸侯爲名其實霸卽古文魄字尚書死魄生魄漢志皆作霸可證天子衰諸侯強亦陰陽消長之意故得通假用之歟然必天子命之爲伯而後得稱之齊桓以莊二十七年左傳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賜命爲侯伯晉文以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筴命晉侯爲侯伯皆有明文鄄之會云齊始霸也城濮戰前云一戰而霸皆鄭重

子之其子宋襄秦穆楚莊無有也宋襄敢無足道秦穆則傳僅言其霸西戎而無與夏盟楚莊雖有霸王之風一敗晉師仍爲列國所不屬其卒在宣末年及成二年齊國佐言四王之王即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明無楚莊在內是以杜注止言夏伯商伯周伯疏即引鄭語文証三代有五伯詩疏引服虔同應劭風俗通通同至趙汸補注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霸者言明矣宋襄秦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最爲

切直、夏商之伯已邈、故孟子獨舉桓公、然亦以五霸承三王、與傳義一、而注漫及宋秦楚、自是陋見單說、彼又有數夫差句踐者、益眯目而道黑白、不待論、

葵邱五命

葵邱有二、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注臨淄西者、齊地也、會于葵邱、注陳留外黃縣東者、宋地也、疏言爵地蓋誤字、史記索隱、解釋甚明、吾見近之說春秋者、于葵邱、不知言其有二、而斷斷辨楚邱之有二、以經書城楚邱、乃齊自城其邑、非衛文公徙楚邱事、異哉

五命疏按左傳文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公羊穀梁述葵邱命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云云、公羊述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案公羊于葵邱深譏桓公、並無述文、唯穀傳有毋雍泉毋訖糴、注訖、止也、無易樹子云云五句、疏誤牽連公羊、又錯亂其字句而考證者不知正、三傳之不同、蓋皆不如孟子

文備然無使婦人與國事、亦孟所未及、其即統于以妾爲妻中歟、

儉于百里

儉、只是止而不過之意、注言倘不能滿百里、自非、疏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爵是爲上公之封、則百里皆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案此說異周禮注中、欲明孟子與周禮異同之義、此爲近之、以開方法計者、非也、又云今齊方五百里、非兼附庸、語[illegible]處而已、茲詩二字不知何字之誤、

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諒一字。皆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註諒。小信。君子不亮惡乎執。則註亮信也。皆隨文立義。言非一端。疏。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段語當爲全疏第一。彼其陋劣不可勝計。而得不廢到今亦尚賴有此歟。然已幾于曲終奏雅矣。

訑訑

注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音義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案丁張之云則似訑本作詑也說文有詑字音拖無訑字蓋古文它也一字各本書中作詑者皆作訑者多故今文如此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引方言沇州謂欺曰訑說文注亦云然則此訑訑正孟子時方言矣

膠兩

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用復適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以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任大雨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夫

孫叔敖

楚地距海遠孫叔敖乃蒍賈子爲楚世卿貴族何以

隱處海濱故有作孫叔敖無起家海濱說者殆非無稍抑豈為賈被殺致遠跡耶而世俗傳其埋蛇事不與鄉巷婦孺之為史記亦稱為楚之處士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慍殁又有妻子窮困負薪事古事訛闕良多作文第可隨題命筆無取拘泥

敵國外患

法家拂士不可無敵國外患何可有三代分國而理故多大小強弱之役後世定于一統長駕遠馭守在四裔方以無敵國外患為太平極盛豈反以有之為

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非也。惟其以無敵國外患爲太平極盛。是仰乎而陂。盛而衰之本也。蓋聖王之治天下。常不患外而患內。患不在敵。而在不敵。不在旣有患。而在無患。故惟思日孜孜。凜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懼。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智以下。忘創業之艱難。習守文之故事。時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遂人承賚偕以爲長治久安。天時人事之変至矣。未有不因之而生驕生惰者。于是極耳目。偷誦娛。厭老成。棄忠讜。昔之敵國外患。剗削消磨。誠幸其寧。而昔

之法家拂士。死亡更擢。亦目見其少。然而患或中于隱微。伏于近小。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必當。浸淫遷流。一旦肘腋之釁成。倉卒之難作。是故秦之亡。不亡于六國。而亡于一夫。漢之亡。不亡于匈奴。而亡于外戚。宦豎。唐不亡于突厥。回紇。而亡于藩鎮。明不亡于土木。而亡于流賊。聖賢立言。皆若燭照而數計之。若其明明敵國外患之相逼。而卒不自振奮。甘心苟安。以至魚爛。如宋者。又不足與較有無矣。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所以衡人道之常。然亦有安樂不必

死而憂患不必生者。蓋憂患端在人知憂患。知憂患則雖安樂常如憂患而生。自送焉不知憂患。則雖憂患止如安樂。而死彌近矣。又皆援人事之變。

不屑

屑。潔也。古注多同。說文則云。屑。動作切切也。集註兼用之。而從潔居多。故于不屑之教誨言不以其人爲潔。潔然至欲得不屑不潔之士。不且豈兩不潔爲害辭乎。子晉于書說及之。蓋屑輕也。書曰。屑有辭屑播天命。傳以屑播爲輕棄。推之凡單言屑不屑者皆從輕

則合。潔則不合。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教誨。明非拒絕也。字典誠正字通。凡事務輕視不加意。曰不屑。孟子不屑就。不屑去。乞人不屑是也。正字通。非古義書。此條殊可取。若切切之訓。則屑屑雙言者爲合。如左傳昭五年屑屑焉習儀以亟。漢書王良傳。屑屑不憚煩。是。而潔訓别存可矣。

盡心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立意稍別。而心者人之北辰一語。于古未經人道。猶當作由。古字通。

修身以俟之

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不言俟死。自勝。

巖牆桎梏

巖牆桎梏皆舉人所易見者喻也世之非巖牆而[illegible]牆不桎梏而桎梏者多矣端在能知之而正之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出孝經援神契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檀弓蓋不另詮

求在我求在外

疏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曰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是得之有命者也引證俱切

無恥之恥

註人能無恥。而倘有羞恥。頗較汗顏爲醒。蓋謂于無可恥之事。常存若恥之心。方是省身入細處。上無字是不好之無。中無字。是已經好了。下無字。乃無之盡。

不恥不若人

註。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應存。

宋句踐

註。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案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教之。其亦有異于縱橫捭闔者流與。

驩虞

古虞字有作樂意亦有作憂慮用者此蓋驩而未能無虞所以爲霸者之民與今讀則從音義丁云從

知愛知敬

焦袁熹曰孩提知愛少長知敬知之便能之非先知後能故不須說能也知是人見得他知在彼自舉其性而已初不自覺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謂切矣極說得好此注言繈緥音義臧說文云負兒衣緥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負小兒于

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疏又釋云襁褓負戲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于背上者也案音義已甚詳盡旣不若陸德明釋文孔穎達正義之出兩手卽無取乎疏之重複又僅截其半有互異足知孫氏亦如陸氏止作音義不另作疏而僞託者誣之益信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此形容聖人必體非論舜專論寂感非論窮達與飯糗茹草章別易繫傳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可爲全章正詮。深山只是借喻。因舜有耕歷山事。而援以發端。深山寂境。居者靜機。木石鹿豕野人。皆喻無思無爲。以極形聖心未有視聞時。萬理渾涵意蘊。及其云云。則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凡一貪衍舜事呆賦山居。以聞見屬爲天子後。皆陳腐。靈固失之甚遠。趙氏章旨云。聖人潛見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淵。同舜之謂也。言同舜則謂聖人皆然。非止舜。亦非孰著矣。會得此義趣。人人戶庭之內。各有一深山。朝夕之

間何非聞見特自失其居不能妙于感召學者切宜
體認但又不可說成鑿空頓悟則粘脫俱非

一樂

最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人生所難聖賢抱此憾
者多矣故以爲三樂之第一然亦在有此者之克稱
此樂及此可勝長太息

盎於背

注其背盎盎然盛不如脊義載陸云如負之于背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八字緊頂上文貼文王用心說煖飽有幾等不煖不飽亦有幾等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尚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須勘得細到得無凍餒之老者則無凍餒之民可知矣須推得大此之謂也纔上所謂無限感歎

田疇

溼疇一井也疏說文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案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溼並畔為疇蓋即此一井

意月令可以藝曰疇注則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與今之字書于疇字遺採一非語

子莫執中

此執中持兩端也與聖人之執中迥別注以子莫其性中和專一者固非陸善經不以子莫爲人名音義載其言子等無執中則經文孟子曰並不言謂何人子學何所指故集註斷從趙而改爲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然亦似有諸病也蓋子莫本不知中並不知楊墨之失中直是自己立意

要另創門戶。以能兼擅兩家之術為高。何嘗揆度來。今言度。即是權矣。何謂無權。彼蓋看得兩家都是。却何以兩家都合不來。行不去。因糊出不為我亦不兼愛論頭。將而就為我。將而就兼愛。與天下相浮沉進退于其間。以是為中立。究止出入于傷點。其于人我支離分際。總未體認明白。到得為我行不通時。不免仍說兼愛。兼愛行不通時。只好仍說為我。全沒主張。故曰無權。如此。則當其為我時。原只見得為我。何嘗顧得兼愛。兼愛時。又只見得兼愛。何嘗顧及為我。兩

相偏背故曰猶執一于是爲我不成其我兼愛不成其愛故曰賊道是其不楊不墨背則亦楊亦墨惟其彌近理是以大亂眞孟子所謂執中爲道之非子之訶程子亦言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而曰佛老其言近理近處正是甚處彼佛教專從死生起念至于棄人倫求枯寂畢守一點精靈豈不是爲我其發誓救度衆生勸人布施戒殺豈不是兼愛孫奇逢曰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予曰佛氏亦楊墨而兼焉者耳子莫即其初祖也

人心亦皆有害

注。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不言貧賤自明。

介

注。介。大也。音義載陸謂特立之行。按趙不如陸。又不如今註。蓋介正和之體。所謂和而不同。

形色

趙氏多有不可用者。莫謬于形色天性之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俗謂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于人也。不知其作何

語疏較正亦有合離說理固當以洛閩爲長

短喪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已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朞年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裨于是矣故孟子于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君子正謂孔子有私淑艾見教之無窮。此五者當以前三者爲親受業弟子事。後二者非親弟子。答問是皆經來問見答其人因此受教。如林放是私淑則未親面且不同時。如孟子是。

君子引而不發

例不必以射喻。射之用在發。不發非射也。君子之道在引。如指引之引。對下從言。蓋因上言登天不可幾及。而以行喻。從是學者事。引是教者事。謂先導其端使得所從入。有以漸進。其如何致思用力。自在學者

發則直揭其蘊示之無所庸于學者之致思用力而學以錮教亦徒勞矣故君子教人惟有引之一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即引也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君子不窮于引而有時窮于發非惜之秘之也當其引時而發之理原已畢具人但知發之爲發不知不發之發故曰躍如中道乃兩路分頭處如利與善之間君子正於此站著指點人孰正孰歧看人去從非能强人以必從是乃所謂引也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

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又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爲此章書註脚

於不可已而已者

此章三者所包甚廣處事待人爲政爲學皆在其中若偏主刑賞用人自非

盡信書

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聞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按文而皆信之哉案此不過隨擬爲說其于書之疑義無當也然亦有足資參攷者冒聞于上帝康誥君奭並有之孔傳皆讀冒字連下不連上至蔡傳始截冒上屬爲惟時怙冒迪見冒此趙氏之說與孔同乃今古文皆同者足見蔡改之非矣

皇帝。孔言君帝。帝堯也。未嘗解為天。趙氏始以秦以前帝王無稱皇帝之文。故別解之。然困學紀聞則謂皇帝清問下民。趙岐注孟子引之無皇字。若無皇字。則何以獨釋帝為天。足見王說之不確矣。

虎賁三千人

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此作三千。與史記同。說者多以書序誤。然玩孔疏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下虎士八百人。則三千為過多。抑罕與額倍彼三百乃以一領十耶。似序可放存偽疏徒憒憒。

王曰節

無畏三句。述王言也。下六字。乃道百姓悅服歸命之狀。蓋當出史文。而非周太誓。分別觀之可也。

二女果

果。侍也。音義闕。按說文。女侍曰婐。从女。果聲。孟子曰。舜為天子。二女婐。烏果切。則此作果。特偏旁之缺。訓侍。實在訓相傳。孫氏殆偶遺之。抑有脫佚耳。不知鄒疏何以忽直攻注。謂其惑于許慎之說。而誤別自撰為木實。曰果云。果者。據其實而言也。實若固自當有

之也背安如此學者宜以爲鑒

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斷非理出此六字尤可見前解已詳

士憎茲多口

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

求理于口徒滋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

介然

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唯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

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首

義不爲介字音其釋爲間之間與注有間皆如字則孫氏之誤也。

逃墨逃楊

傳聞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集注用其意。以此二句爲言反正之漸。竊謂不然此亦就一邊見兩邊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卽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卽歸儒者。非必

以兩必字拘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只知有已。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謬。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味徇同。不知擇異。觀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無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于禽獸。非有排名出入。朱子書有曰。無君是潔身自尚。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性成。其孝不周。如是則世上儘有此等人。未必

謂有害于人心世教。恁地說得輕淺。甚非定論。

招

注。招。胷也。音義不爲招字作音。第云。胷消交切。謂膈其足。集註用之。亦不爲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唯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皆誤。然愚又謂招之爲胷爲膈。僅見此注。絕少他證。孟子之闕楊墨。方深

摯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求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唯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竝。求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摯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竝既處之有常。招又摯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

布縷章

注。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縷。紩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斯即廝養之役。在

子爲政雖遭軍旅甚其民力不逮此三役更發異時可補今註

穿踰

注疏皆言穿牆踰屋則爲二事而踰非窬今于穿踰之類作踰注疏文皆然穿窬之必作窬音義不爲窬字作音可見舊本止作踰與論語別也

魏魏然

音義魏音巍丁云當作巍則舊不從山皆後人因論語文改之者雖無關要義亦學所當知

夫子之設科也

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其來者亦不拒絕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殊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而已按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注從無改字明是漢時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疏亦順注言孟子又曰夫我比來時本尚不誤朱子蓋偶憑誤本而爲之說後之刊者又因而失校剏令歟然作孟子言

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

萬子曰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趙氏本作萬子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云云案萬章于此獨稱子明有注文不知今本奚以仍作萬章然注語固非萬子曰乃記禮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作懈言其懈之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于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唯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于尊

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皆以孟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節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史記所謂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獨與萬章蓋有作于孟子存時亦有紀于沒後而此言萬子子者師稱也并有紀于萬章之門人者也韓文公謂七篇非孟子自作良是顧自趙氏既未達乎此往疏者又所見陋劣漫無甲訂朱子集註意不在餘子遂于此一字略之以致傳本失實猶幸其存于注而

有可所見昔嘗聞諸先師友訓四書中雖一字不可輕忽苟過如論語千駟章民無德而稱焉一德字孟子上宮章夫子之設科也一予字及此章之荀子孰得孰失具有關于考証之功不細此注疏之學雖刺謬多端所以卒不可廢而深歎俗本之為害俗學之不勝詰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對權言而已矣是截斷衆流語天下唯權之一說爲邪慝之徒易假以行其意之所便最足以害人心

誤家國曰權術曰權謀曰權變曰權力權勢就一權字添出許多襯托字面至于言權且而事無不可爲矣此皆非聖賢之所謂權春秋以後人皆由此一字認錯故公羊謬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合道而董仲舒治其學遂有權詭也之語大儒且然何況其他鄉原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即爲權之說者也只祇由于不知經明有經而以爲不足守別求所謂權者處之子莫之執中爲近方自以爲權而不知其非權也徒畔經而已故孟子痛斥之爲賊而正

經之以反經非經無從得權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孔子之思中道經權合謂之中是以不易得狂者進取取此經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不經是以有可與聖賢雖有教人以經未嘗輕教人以權故中庸終著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亦終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後世鄉原之徒不絕于天下即以爲文論彼不求其本于聖人之經而務剽竊揣摩以術合一時者皆賊也戒之哉

見知聞知

兩知字、揭千古道統正脈、關係道從知入、知可統行、知說則行歧矣、知乃徹始終事、行亦行其知而已、故大學明新至善、必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後則近道、致知在格物、中庸言知行合一之功、不明乎善無以誠身、而博審慎明、言知之事特詳、論語終於知命知禮知人、孟子終以盡心篇、推諸知性知天、而結以見知聞知、古帝王聖賢皆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若後世空談性命、馳騁聰明之事、頓不日見而行之、聞而行之、獨曰知之、良有以也、後世空談性命馳騁

聰明病皆由於知之不求正實無以化其偏廣其用耳雖然知固未易言聖非有異知也栢鄉魏氏嘗著聖學知統錄上下卷備述見知聞知之統自堯舜上推之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孔子而後廣及程朱迄於許衡薛瑄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自序曰論語終篇述聖賢治世之大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而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吾願學聖者從事於致知格物之學又著

知統翼錄而合爲之說以老佛告子管商荀揚與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皆知之盡格物致知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充知之量也可謂粹然儒者之言其書今少流播讀三魏文集者當知之

然而無有乎爾二句舊注以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不如今註以上無有見知下無有聞知說之明析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

哉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語尤切至。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是當玩至于今。兩若此何啻爲今發慨。不重爲當時及門品評。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于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

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皋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于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于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雖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微者幾希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

謂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于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旣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惟、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于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有待于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于顏曾思者、而其所遺于後、爲益無窮期矣夫、

國初前輩巨公、猶存明季講學遺習、多好著書、以傳

于時其表見最盛稱柏鄉魏氏容城孫氏而後此陸
清獻李文貞繼之魏與孫同時相善二公亦魏所得
士也皆既歿而言立近日此風衰息矣讀兼濟堂文
集所自序已刻未刻不下數十種自聖學知統錄翼
錄外五經之說較少而如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
彙解四書簡捷解孝經衍義讀史察言儀節經世希
賢錄約言錄皆有關爲學本末今其全雖未得見然
各序具存集中散紙如致知格物二論上篇言知爲
德啟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朱子之言求至乎其

極、固非紛紛焉務之于外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若格此而已、極即所謂至善也、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下篇言知外之物非物、物外之知非知、紛紜乎百家、不如選若于六經、合易言精氣爲物、詩之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而明其一以貫之、正心誠意曰先者、次第而及之義、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簡無別解之義也、序魏環溪大學管窺曰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至于妙悟心悟、卽傳刊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周行、恐其逃而入

于岐途也、序魏蓮陸四書偶錄述孫徵君之言曰、時習斂求是何事、汲汲皇皇唯恐失者是何物、見而知聞而知者又是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也、性統于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其序孫氏四書近指、稱其噴覽百家、獨標正解、不求異不苟同、不敢為高遠之說、殆卽先生自喻、又有與愼溪論學書、深相規切、與白涵三曰、陽明良知說、亦是聖賢正脈、而晚年為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雜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讀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

元氏于此決勘破。與姪昴論纂修先賢卜子集曰。夫子言思無邪。本兼風雅頌。朱註似專言風矣。頌豈有無邪耶。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當合朱註與呂東萊。參酌之耳。語皆平正。非苟異同。稍述而存之。